

俄罗斯浪游散记

高尔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馆

俄罗斯浪游散记

〔苏联〕高尔基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ГОРЬКИЙ
ПО РУСИ

俄罗斯浪游散记

〔苏联〕高尔基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2 字数 349,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500册

书号：10188·453 定价：(六) 1.55元

出版说明

《俄罗斯浪游散记》是苏联作家高尔基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年间写成的作品，包括二十九个短篇小说、二首诗，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充满残酷、野蛮与落后的八十一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生活，显示了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小说大都以第一人称描写，小说中的事件，基本上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只是处于“配角”的地位，但这配角是与故事情节密不可分的，在《人的诞生》、《流冰》、《女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中的大多数篇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流冰》中的渥西布，《轮船上》中的青年小伙子以及《人的诞生》、《女人》中的两个妇女，都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作家对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描写。几乎每篇中，高尔基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丰富多彩的文字、美妙隽永的比喻，描绘出一幅幅大自然的图景，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本书译者耿济之先生是我国首先较有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前辈翻译家之一。这个译本曾在解放前出版过。译者早已故世，现由编辑部对译文稍作润饰后重排付印，作为对耿济之先生的纪念。

目 次

人的诞生·····	1
流 冰·····	16
顾 平·····	48
尼鲁士卡·····	80
公 墓·····	113
轮船上·····	134
女 人·····	163
山 谷·····	206
卡里宁·····	248
海 行·····	283
死 人·····	288
混 乱·····	309
沙莫夫家的晚会·····	328
夜访柏拿士金·····	344
苏霍麦脱金家的晚会·····	358
淡灰与蔚蓝·····	376
书·····	383
歌曲如何编成的·····	398

鸟 罪.....	404
一角钱.....	411
幸 福.....	420
英 雄.....	425
丑 角.....	433
观 众.....	441
基姆卡.....	457
轻松的人.....	484
“狰狞的情欲”.....	506
长哥尔河上.....	529
快乐的人.....	550
女郎与死神(童话)	562
关于埃伦特库西公爵夫人的歌谣.....	574

人的诞生

这事发生在一八九二年，饥馑的年头，苏和姆和渥切姆奇尔之间，郭洛尔河岸旁，离海不远的地方。明净的山溪水欢乐喧腾，海浪沉重的溅泼声清晰可闻。

秋天。月桂樱桃树的黄澄澄的叶子，象活泼的小鲑鱼般，在郭洛尔河的白沫里旋转。我坐在河岸石上，心想海燕和鸥鸟一定也把树叶认作鱼，受了骗，所以它们在右面树后，海水溅泼的地方，这样生气地喊嚷。

我头上的栗子金光闪烁，我的脚下有许多树叶，象一个人的刻着纹路的手掌。对岸千金榆的树枝业已光秃，在空中摇曳，象破碎的鱼网。红中带黑的山啄木鸟在枝上跳跃，象被捉了似的，黑鼻子在树干的壳皮上叩击，逼赶出昆虫来。灵巧的山雀和鸽色的五十雀，——从辽远的北方来的客人，——啄击着它们。

左面的山巅上沉重地悬挂着烟雾般的云，透露雨意，黑影从那里爬到绿油油的斜坡上。坡上长着死气沉沉的黄杨树，在老山毛榉和菩提树的洞穴中可以找到“醉蜜”，它的醉人的甜蜜在古时几乎使伟大的庞贝城的兵士全军覆没，使整营的钢铁般的罗马人醉倒；蜂蜜用月桂和杜鹃花酿成，

“过路的”人们则从树穴内取出，抹在大麦粉制成的薄薄的饼上吃下去。

我也如法炮制，坐在栗树底下的石上，被发怒的蜂儿狠狠地咬了一口，把一块块的面包探进装满蜜的钵头里去，一面吃，一面欣赏疲倦的秋日的懒洋洋的游戏。

秋天的高加索好象富足的教堂，由伟大的充满智慧的人们（他们永远是伟大的罪人们）为了将他们的过去在良心的锐利的眼睛面前隐瞒住，而筑成广大无垠的，用黄金，蓝宝石和子母绿石镶成的教堂。山上铺着萨马尔坎特和石马哈的土耳其孟人们用丝绣织成的上好的地毯，将整个世界的一切抢劫了来，——送到这里，放在太阳的眼前，似乎想对它说：

“你的——因为是你的——献给你。”

我看见一些长须的灰色的巨人们睁着快乐的孩童般的大眼，从山上走下，将大地装饰起来，豪爽地向四处播撒色彩缤纷的宝物，用厚厚的银块覆盖山巅，用生气勃勃的，绸布般的各色各样的树木覆盖山坡，于是这块肥沃的田地在他们的手底下变得令人惊异地美丽。

在地上做人是太佳妙的职务，可以看到多少奇妙的东西，在静悄悄地欣赏美景的时候，心灵震荡到痛苦地甜蜜的程度。

是的，——有时候也有困难发生，怨恨充满整个胸膛，烦恼贪婪地吮吸心里的血，但这不会永久，太阳也时常十分忧愁地看人；它为人们如此劳苦，——而那些小人儿还是不

能成功……

自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是——必须把它们修理一下，或者最好是重新予以改造。

我的左边，在树棵上面，有些黑暗的人头摇晃着：在海浪的喧声和河水的怨诉中微微地听到人语声，——那是“饥民”从苏和姆到涅切姆奇尔去做工。他们曾在苏和姆那里建筑公路。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涅洛夫省人。我同他们一块儿工作，昨天一块儿算清了账。我在夜里比他们先动身走，想在海岸边迎接日出。

四个农夫，还有一个颧骨高耸的村妇，她年纪很轻，怀着身孕，肚子大得朝鼻尖翘起，蓝灰色的眼睛畏惧地朝外瞪出。我在树棵上面看见她的包黄手帕的头，在那里摇荡着，象迎风开花的向日葵。她的丈夫在苏和姆死去，——吃多了水果。我住在板房里，这些人们的中间：由于俄国人的好习惯，他们把自己的不幸事情讲了许多，而且声音那样响，大概在五俄里以外也会听得见他们的可怜的话语。

这是一些被忧愁压扁了的烦闷的人们。忧愁把他们从贫乏的，一毛不长的，故乡的土地上摘下，象秋风扫落叶似的带了过来，在此地这陌生的自然的奢侈使人惊讶而且眩盲，而劳力的艰苦的条件把这些人完全摧倒。他们看着这里的一切，慌乱地眯着褪色的，忧愁的眼睛，相对作可怜的微笑，轻声说：

“哎哟，——这才是地呀……”

“简直从里面挤出来。”

“是的……但是——那只是石头……”

“贫乏的土地，应该这样说……”

于是回忆起牝马岬，干草场，湿地，——那些亲切的地方，在那里每一把泥土全是他们的祖先的遗骸，一切是可纪念的，熟悉的，贵重的，——被他们的汗水滋润着的。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村妇，——一个儿很高，身板儿毕挺，平得象一块木板，马形的下巴，一双黑得象煤炭的斜眼发出黯淡的光采。

晚上，她同这个系黄手帕的女人走到板房后面，坐在石子堆上，斜着脑袋，以脸枕掌，用高高的，盛怒的声音唱道：

“教堂后园……

绿油油的树棵底下——

沙土上面……

我铺好白白的手帕……

好不耐烦……

等候亲爱的好人儿……

亲爱的一来……

我对他弯腰鞠躬……”

黄色的女人照例沉默，俯颈，审视她的肚腹，但有时突然出人意料地，用懒洋洋的，浓厚的，象农妇般嘶哑的声音加入歌唱，唱出的歌儿好似呜咽：

“喔，爱人儿……

喔，亲爱的人儿……

我没有运气……

和你多见几面……”

在南方之夜闷热的黑暗里，这些哭泣似的声音令人想起北方，雪野，风雪的呼啸和辽远的狼嚎。……

以后斜眼的女人得了疟疾，用帆布抬床把她送到城里去，——她在床上抖索着，吼叫着，似在继续唱出关于教堂后园和沙土的小调。

黄色的头在空中钻出了一次，就消失了。

我吃完早餐，用树叶盖住钵里的蜜，系好行囊，不慌不忙地跟着前面人们的踪迹走去，山茱萸的手杖叩击着小径坚硬的泥土。

我也在狭窄的，灰色的大道上行走，右面是深蓝色的海，海水荡漾，好象有看不见的木匠们用几千只刨子刨它，——白色的刨屑淅淅沥沥地奔跑到岸上，为潮润，暖和，发出与健康的女人的呼吸相似的气味的风所驱赶。土耳其的帆船左舷侧斜，溜到苏和姆去，张满着帆篷，象一个神气活现的苏和姆的工程师鼓着肥厚的脸颊，——一个极严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轻声些”时说了“静声些”，而把“虽然”说成了“孰然”。

“静声些！你孰然勇猛，我立刻把你交给警察……”

他爱打发人到警区里去，现在想起来，大概坟里的小虫一定早就把他啃到骨头了吧。

走路很轻松，象腾云似的。愉快的思念，穿着驳杂色彩衣裳的回忆，在记忆里领导静悄悄的环舞；心灵里的环舞就象海上的浪沫，它们是在上面的，但是在海底里却显得宁静，光明和脆弱的青春之希望，在里面静静地浮沉，象海底的银色的鱼。

道路通向海边，蜿蜒地爬近波浪起伏的沙滩，——树棵也想看一看波浪的脸庞，从绸带似的道路那里俯身相就，好象对辽阔的，蔚蓝的水面点头。

风从山上吹来，雨要来了。

……树棵里有静静的呻吟——人的呻吟，永远亲密地撼摇人的心灵的呻吟。

拨开树棵，我看见这包黄手巾的女人，背靠着胡桃树干，坐在那里缩着脑袋，嘴拉长得十分难看，眼睛瞪出，显得疯狂；她的两手扶着大肚子，那样不自然，而且可怕地呼吸着，使整个肚腹抽筋似的跳跃着。女人一边用手扶住，一边沉重地吼叫，露出狼形的黄牙。

“什么事？中暑了吗？”——我俯身问她，——她的光裸的腿在香灰似的尘土里扭转着，摇着沉重的头，嘎声说道：

“去吧……不要脸的……去吧……”

我明白了怎么会事，——我已经看见过一次，——自然害怕起来，跳到一边去，但是那个女人拉长了高声哭喊，从快要破裂的眼睛里溅出模糊的眼泪，在绷紧的紫红的脸上

流着。

这使我回到她那边去，我把行囊，茶壶，钵头摆在地上，把她朝天推在地上，想弯转她的膝头，——她推开我，猛击我的脸和胸脯，象一只狗熊似的，一面吼叫嘶喊，一面匍匐着爬进树棵的深处：

“强盗……魔鬼……”

手撑不住，她倒了下来，脸碰在地上，重新抽筋般的吼叫，伸长着双腿。

在极度兴奋之中，我迅速地回忆起我对这事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她朝天翻转，把腿弄弯，——胞衣已破了。

“你躺下来，立刻就要生养了……”

我跑到海边，捋起袖子，洗了洗手，回转来，——做起助产师来。

这女人扭来扭去，象火上的桦树皮，用手拍着身旁的土地，拔出萎黄的草，就想塞到自己嘴里去，泥土撒在可怕的，非人的脸上，眼睛凶蛮而且充血，但是胞衣已破，小头钻了出来，——我必须抑止住她的两腿的抽筋，帮助婴孩，还要留神她将草塞进扭曲的，吼喊着的嘴里……

我们互相对骂了一小会，——她从牙缝里说出，我也不用高声，她——由于痛苦，还大概由于羞耻，我则由于惭愧，和对于她的磨难般的怜惜……

“天呀，”——她嘶声说，发蓝的嘴唇咬破了，而且吐着沫儿，从那好象突然在阳光下褪色的眼睛里，流出一个母亲的难忍的悲哀的丰满的泪水。她的整个的身躯折断了，分成

两撇。

“你——你去吧，鬼……”

她用软弱的，脱节的手一直推开我，我劝慰她说：

“傻子，你快生吧……”

真是可怜她，似乎她的眼泪溅进我的眼睛里去，心被烦恼压得紧紧的，想喊出来，我就喊道：

“唔，快些呀。”

于是——在我的手里有一个人——红红的。虽然隔着眼泪，但是我看到他的整个身子是红的，而且已经不满意这世界，转动肢体，乱闹一阵，发出沉默的喊声，虽然还和母亲联结着。他的眼睛作蔚蓝色，鼻子在红红的，发皱的脸上塌得扁扁，嘴唇微动，喊着：

“哇……哇……”

那样光滑，——一不小心就会从我的手里溜出。我跪着，望着他，哈哈地大笑，——看见他真是喜欢，于是——我竟忘记了应该做的事……

“剪断它……”——母亲轻声微语，——她的眼睛闭上，脸凹了进去，呈现出泥土的颜色，象死人一般，蓝紫的嘴唇勉强动弹着：

“用小刀子……割断……”

我的刀子在板房里被偷去了。——我用嘴咬断脐带，婴孩用涅洛夫省的低音哭着，母亲却微笑了。我看见她的深不见底的眼睛发出奇怪的光采，熠熠着蓝色的火花。黑黑的手在裙边摸索，寻觅衣袋，咬破的，流血的嘴唇发出啞响：

“没……没有……力气……一根带子在口袋里……把小肚脐系住……”

我取了带子，系住了。她微微一笑，笑得那样娇美，我的眼睛几乎被这微笑眩瞎了。

“你歇一歇，我去洗他……”

她不安地喃喃语：

“你留神——轻轻的……你留神……”

这个红红的小人儿并不需要谨慎：他握紧拳头，哇哇的喊，哇哇的喊，好象挑逗着和我打架。

“哇……哇……哇……”

“你呀，你呀！你应该牢牢地立定脚跟，否则邻人们会立刻割下你的头。……”

在泡沫似的浪水快乐地鞭打我们两人，初次漫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喊得特别严肃而且洪响；以后我拍他的胸背的时候，他眯着眼睛，手舞足蹈，发出尖响，海浪一个跟一个地溅在他的身上。

“喧闹吧，涅洛夫省的人！使劲喊呀……”

我和他两人回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她躺在那里，重新咬紧嘴唇，忍受驱赶胞衣出来的阵痛。虽然如此，我还从呻吟与叹息之中听见她作垂死般的微语：

“给……把他……给我……”

“等一等。”

“给吧……”

颤抖的，不听使唤的手解开胸前小衣的纽扣。我帮她放

开那只由自然预备下可以供二十个小孩之用的乳头，把那好捣乱的涅洛夫人贴在她的暖和的身体上面，他立刻了解了一切，便沉默了。

“圣洁的母，”——母亲抖索着叹气，毛发蓬乱的头在行囊上滚来滚去。

突然，她轻声喊了一下，就静默了，美丽非凡的眼睛重又张开，望着蔚蓝的天。感谢的，喜悦的微笑在眼睛里燃烧着，融化着。母亲举起沉重的手，慢慢地给自己和婴孩画十字……

“祝福你，纯洁的圣母……唉……祝福你……”

眼睛陷了进去，光采消失了。她许久不作声，勉强呼吸着，忽然用坚定的声音，极有调度能力似的说道：

“少年人，把我的行囊解开来……”

行囊解开了，她瞥了我一眼，微弱地笑了一下，不知不觉地似乎有一阵红润在凹陷的颊上和流汗的额上闪耀了。

“你走开一会儿……”

“你不要太累着呀……”

“唔，唔……你走开……”

我走到不远的树棵里去。心似乎疲倦了，胸里静悄悄的，有些可爱的鸟在啼鸣，和海水的不停息的溅泼声相和，——真是好极了，可以整年地听去……

一条小溪在不远的地方潺潺地发声，——好比女郎对女友叙诉她的情人。……

黄手帕的头在树棵上抬了起来，已经包扎得象样了。

“喂，喂，你劳动得太早了！”

她用手扶住树枝，坐在那里，好象铸成似的，灰色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睛的所在成为蓝色的巨湖。她和蔼地微语道：

“你看——他睡着了……”

他睡得很好，但是在我的眼睛里，并不比别的小孩们好些，即使有区别，也就是归到环境上面：他躺在树下一堆鲜艳的秋叶上面，——这种叶子在渥洛夫省是长不出来的。

“你这母亲也该躺一躺……”

“不，”——她说，头在脱了螺旋的颈上摇曳，——“我必须收拾收拾，还要到那个地方……”

“渥切姆奇尔吗？”

“你瞧！我们的人已经走了多少里路了……”

“你还可以走吗？”

“圣母呢？她会保佑的……”

既然她和圣母同在，——必须沉默下去！

她看着树棵底下那张小小的、不满足地鼓起的脸，从眼睛里射出温和的，亲切的光线，舔着嘴唇，用迟缓的手势抚摸胸脯。

我生起火堆，排好几块石头，预备把水壶放上去。

“我这就请你喝茶……”

“喔！你给我喝吧……我的奶里全干了……”

“为什么同乡们把你扔下了？”

“他们没有扔下，——那为什么？我自己落后，他们又